

陽明全書卷之五

續編

德洪葺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眞，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傳續刻之。洪念昔薦
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者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畫墨跡，皆嘗常憇酬瑩屑細務之手，然而道理昭
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曠，
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覈，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窮踐之實，或有離論弊日用，
樂懸謬妙領以爲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歎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爲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盛
吾、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軒峯謝君來接吾斬刻師全書，檢所未錄蓋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崩于
王正德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

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拜識。

大學問

晉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聽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離解，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

分隔險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險陋，猶小人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有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駕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道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予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旣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

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聖致乎哀之致，亦言知至至之。

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焉。

「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准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道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融合，不惑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續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

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賄洪曰：「大學或間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憑藉惑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首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顯。若者，湯滅禮廢，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鄭子謙二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 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衡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譏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譏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脊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歎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

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懷羞澀凝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託憶，尋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備，命曰億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亦精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憲來問以誠，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教良知，雖于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歸於應，稿中得此數條，洪彌飾而讀之，乃歎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往日言之，不離毫髮。鄙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卽位之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也；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

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覲鏡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鄢。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露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鄢，見鄭伯之旣伐諸京，而復伐諸鄢，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旣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

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所以享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恆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卽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

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體，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爲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爲，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爲遯之所以爲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尙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尙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尙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尙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尙可爲，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

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享其道猶可享則享其遯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爲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憎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遇十五旬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